

# 別樣情懷，別樣天

◎馬靖

坦白地說我不是一個稱職的家庭主婦，為此長久以來真的感到很慚愧，可我又改不掉往日的習慣：利用孩子們每天兩個多小時的午睡時間，像別的女人一樣，盡情流露賢妻良母的美德，把家裡收拾得乾乾淨淨，把廚房擦洗的一塵不染，把家人的衣服熨的有棱有角，完全一副勤勞持家的能手，讓賺錢養家的先生歸來倍感賞心悅目。而我卻是趁著這清靜，捧起平時無暇顧及的小說愛不釋手，加入到書中主人翁的行列，和他們一起經歷蕩氣回腸或肝腸欲斷如詩如畫的人生。所以我的家裡永遠是玩具漫天飛，書本到處丟，熨衣板上總是堆著皺巴巴的衣服……就像剛剛發生過戰爭一樣。試過整理幾次，但等兩個小傢伙一覺醒來吃飽喝足，精力充沛的像鬥士，你追我打雞飛狗跳，一刻鐘不到，又恢復了原來的殘樣。曾經呵斥責罵甚至挨打，但一點也不見效，生長在西方國家接受西方教育的先生心疼他的兒子，認為他們挨罵甚至挨打實在冤枉，正是貪玩的年紀，大人為什麼不玩不瘋？他情願家裡亂七八糟也不願讓愛兒受委屈，泯滅他們的童真，既然我不但有藉口還有下台階，何樂而不為？於是樂得清閑，逍遙自在，盡情在書海裡暢游。

這是個冷清的午後，暖暖的爐火烤的我睡眼惺忪，手中的書載著一個充滿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合上書後順手在CD機上播放一首懷

舊金曲，此時此刻獨自靜坐思緒好像回到了從前，我忘記了目前的身位，庸懶地將自己倦縮在沙發裡，眼目所到之處是那方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的花園，夏日裡高大參天，枝葉茂盛能覆蓋住整個花園的楓樹，如今卻光禿禿的斜插在半空，橫七豎八的枯枝敗條無奈的在風中搖曳，一如風燭殘年的老人盡顯淒苦之情。一連幾天的寒霜厚厚的堆極著，不曾有一絲溶化的跡象，毫不留情的冰封著大地。看著如此蒼涼憔悴的花園，想著不知有多少大自然的生靈在這無情的殺戮中失去生命，兩行清淚滑落下來……這時的淚流的是那樣無拘無束無憂無慮：不必擔心先生看到憐惜自責或不知所措；不必擔心朋友們看到了猜疑低語或問東問西；不必擔心稚兒看到了天真的嘲笑媽媽：這麼大了還哭鼻子。一任淚水悄悄的流，釋放著我不能述說莫名其妙的傷感情懷，是那樣的舒暢輕鬆。我明白了多愁善感的古人為何能對月垂淚，這實在是人生的另一種美妙境界啊！

不知何時兩歲多的兒子攀上沙發雙手環抱著我的頸項，悠閑的晃動著。噢，他已經會睡醒後不聲不響地下樓找媽媽，成長的痕跡根本不露聲色，我反轉雙臂緊緊抓住他的小手，輕輕揉搓著。忽然他掙脫右手指著窗外大聲說：「鴨子！鴨子！」我仔細一看，忍不住嘆喏一笑並糾正他：「不對，那是鴿子。」我不知道

是不是動物也因種類不同，或是也吃面包牛油  
的緣故而長的特別肥大。見過一些蒼蠅長的像  
蜜蜂一樣大，所以我相信在孩子們眼裡，把憨  
態可掬，搖著肥胖身子在草地上覓食的灰鴿，  
說成是大笨鴨就一點也不奇怪。只一會兒又聽  
見兒子大叫：「企鵝寶寶，我要企鵝寶寶！」  
說著還縱身跳下沙發扑在玻璃門上，輪到我吃  
驚了，天！儘管這裡是冰天雪地，但還不至於  
能把北極珍稀動物也呼喚到我的農家小院吧？  
順著兒子的目光我慢慢看向高高的楓樹，這一  
看讓我笑得再次流出眼淚，原來枝桿上歇息著  
幾個面向我們且雄糾糾氣昂昂的花喜鵲，他們  
黑身白胸正享受著難得的一縷斜陽，那臃腫逗  
人的姿態，維妙維肖的相貌，誰說不是企鵝？  
我不但沉思：大人一看就知道的鴿子和喜鵲，  
孩子們卻能弄想天開，把它們豐富地聯想成鴨  
子企鵝，難倒真的是大人們更成熟嗎？

再看窗外，那縷最先被「企鵝」發現的斜  
陽正輕浴著鄰家的屋脊，把柔和的金色拋灑在  
花園裡。噢，你知道嗎？嚴霜在陽光下也會呈  
現出五彩繽紛的色澤，晶瑩剔透的玲瓏簡直能  
和皚皚白雪媲美。突然我看到了寒霜下的青  
草，只有它們，當所有綠色都屈服在大自然的  
威力之下不得不枯萎凋謝時，這從來不被人們  
注意更不被欣賞，只會被人們毫不吝惜地踐踏  
在腳下的小草，卻倔強的展現出勃勃的生機，  
無怨無悔的釋放著生命的碧綠。

終於，我的眼裡掠過了另一種感動，我的  
心裡跳起了另一種脈搏。那是對生命的尊重，  
對創造者的敬仰。